

南風

南風

第一卷第五期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廣州嶺南大學南風社出版

「價目」 「目錄」 「代售」

每期零售銅仙四枚
郵寄大洋四分
半年十五期五角
全年三十期九角
郵費在內

宗教心理學導論

回教與基督教的競爭

劍影留痕 (小說)

讀「再談反撈主義」

廣州嶺南大學傳書處

廣州共和書局

上海泰東圖書局

廣州丁巳圖書館

北京北大出版部

宗教心理學導論

黃菩生

宗教所以列入心理學範圍爲心理學研究的對象，其原因有三：(一)因宗教爲初民最普遍之群眾行爲，而其文學中所詳載者多爲古代人類之思想及其心境之變遷，古代人類與宇宙發生的最濃厚情感及探求，而宗教經典中均有記載，因此心理學者欲研究古代民族之心理，不能不向宗教的文字及經典彙集材料。(二)因宗教組織是社會組織中之最有勢力者，而其所支配與約束群眾之行爲亦影響社會最大，其儀式儀文每每規定一羣之風俗，習慣，觀念與言論而變爲社會生活中特性元素；因此，社會心理學者欲研究社會而研究宗教心理亦一原因。(三)宗教意識，即心理學者所研究之意識。什麼信徒的心境，崇拜者的心境，悔改者心境，神秘者的心境，及受感化者的心境，通通都是心理學者所研究的意識的領域。

宗教心理學的歷史 宗教心理學所研究的學問是近代很新的學問。發生了不過卅年。而其最初宗教心理研究底論文，是發表於美國心理學雜誌上，僅得 Daniels 氏之 The new Life: A study in Regeneration 及 Leuba 氏之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us Phenomena 兩篇著作。繼其後者有 Starbuck 氏之「宗教的心理學」及 Coe 氏著之 Spiritual Life 這兩本書都是宗教的感化心理及宗教情感 Religious Feeling

六五

南京圖書館藏

方面的研究。過了幾年英國有 (Crampton) 氏著了「基督徒底靈魂」一書，是專研究感化現象，Vision 靈音，Voice 愛，儀文，預言，及神學的問題。及至一九零二年之後，詹姆士之「宗教經驗之種種」在這個時候出版。宗教心理底研究更加發達。其方法與前者別開生面。「宗教經驗之種種」之著作是採集右人之宗教經驗及其傳記為資料。詹姆士應用下意識的理論 (The theory of Subconscious) 去解釋經驗底現象。從此以後，宗教心理的研究就發生一條新門徑了。一九〇四年 (Stanley Hall) 採用問題式方法 (Questionnaire Method)，在宗教心理及教育雜誌裏發表了幾篇關於宗教心理的論文。後有 Ames 教授所著之 Psycholog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及 Coe 教授所著之宗教底心理，Tosha 氏教授之 Studies of Religious Psychology 兩書，都是把社會學及人類學的原理去解釋宗教心理的演進。更有 Pratt 氏之「宗教信仰」一書及「宗教意識」一書則以個人心理為研究根據。至於個人宗教經驗材料之採集則有 Harald Begrich 氏編之 "Twice Born Men: " "Liber Sheep; "Souls in Action;" 等等都是記載宗教者的感化心理很好的事實。法國的心理學家 Murisier 氏由病理學方面去研究宗教心理。又 Delacroix 氏專研究神秘主義。Elaninoy 氏專研究感化者的心境。德國方面之宗教心理學研究亦不乏人，W. M. Wundt 氏之 Elemente der Völker - Psychologie 及 G. org Wobserm 氏之 Die religiös Psychologische methode

in Religions Wissenschaft und Theologie 一本也是有學識之著述。近日學者對於宗教心理之著述在雜誌及專著之發表，不勝枚舉。由此可見研究宗教心理學之重要及其發達了。

宗教心理學之研究及其範圍

宗教底研究有三方面：(一)從宗教思想方面去結構系統的原理；這種學問，叫做宗教哲學。(二)記載宗教事實及種種宗教現象的科學就是宗教史。(三)最近以宗教意識為對象去尋求宗教意識所發生之事實，應用心理學原理解釋，這種科學便是宗教心理學，宗教心理學之研究，非研究宗教信仰的本體，及其真假問題；他不判斷神之存在及神之屬性問題；而其研究的只觀察宗教者及信仰者之宗教意識，及其意識所發生的信仰情感意志行為等等的確事實。用心理學的方法去分配類別這種材料使為有系統的解釋。例如研究一民族之宗教發展之階段，宗教思想情感及意志在意識上之位置，受感化之現象，苦行，祈禱，信心，悔改，靈感，預見，神秘之狀態就是心理學所研究的，也就是宗教意識的問題。

治宗教心理學的方法

宗教心理的研究法，都是普通心理學家常用的方法。

近代宗教心理學家的方法普通有四：

(甲)內省的方法 *Introspective Method*。這方法就是將自己的宗教經驗內容察分拆，由個人的經驗，去推測普通多數人的經驗，因此而明瞭宗教意識之真相 (*Genève* 所著的 *The Soul of a Christian* 即應用此法)。

(乙)參攷傳記的方法 *Biographical Method*。凡應用此方法的就是採集宗教家之自傳及他傳與書信或其他思想的記載，來做研究的資料。此方法比較前者為優，其優處在乎所觀察範圍可較廣，及可將多數事實比較。詹如士所作之「宗教經驗的種種」即採用此法。

(丙)問題答案的方法 *Questionnaire Method*。問題答案的方法所注重的問題就是向多數人們以相當的問題求之解答。此方法最要之點在乎預備的問題適當與否；和解答者對於該問題能開心誠意對答與否。更之，測驗者對於問題答案之材料能否有適當的分類。其缺點在於被測驗者每每不敢直白將自己心境內容盡情吐出，於是答案之真相無從而審定。應用此法者故有此困難。美國 *E. D. Starbuck* 氏及 *C. Stanley Hall* 氏及去年燕大神科教授劉廷芳博士曾用此法，劉博士曾測驗各大學生之宗教思想及其對於教會學校的主日說教之態度，成績如何也沒見有報告。

(丁)客觀比較的方法 *The Comparative and Objective Method*。這個方法就是美國支加哥大學教授 *Ames* 及其他社會宗教心理學者所應用之方法。他們研究宗教心理多根據人類學，歷

史及宗教經典所得的宗教事實。用心理學的眼光去批評，解釋及比較。他們的假設就是以宗教為最高社會共同價值的意識。 (*Religion a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highest Social Value*) 將宗教全部在社會及歷史上的發展作一個系統的研究。

(戊)其他方法。除以上四個方法外還有統計的方法。 (*Statistical method*) 現有些學者採用之，其成效如何還未有確證。學者應用此法即把個人宗教行為作一個系統徹底的觀察，把他的宗教發展事實一一紀錄即成一個統計的結果，以明其宗教之心理。

宗教心理學研究的問題

宗教心理學研究宗教的定義與宗教哲學所立的定義不同。宗教哲學所立的定義，是根據哲學者哲學系統所演繹出來的玄理論調。但宗教心理學之立論是根據人們的宗教經驗。宗教心理學的宗教定義就是，「凡是宗教意識所表示的行為都是宗教，」宗教生活就是人們的經驗。故此宗教心理學之定義具有衡定的標準，而宗教哲學的是五花八門的主觀見解，沒有衡定的標準。但現代宗教心理學者所研究的宗教功能而規定宗教定義有三，(A)主張宗教為有價值之保全性「(Conservation of value)」(B)主張宗教為超自然界與自然界相連合的媒介。(C)主張宗教是情感元素之表現。此外更對於宗教定義的根據還有兩點：(一)宗教是社會組織的產物是屬

於後天的。(二)宗教是人的天性的產物是屬於先天的。因有這兩根據的殊異故其研究的方向也有分別。

(甲)兒童宗教心理之研究。宗教心理學者所研究的兒童心理問題最大的疑問就是，(一)在兒童意識中的宗教性是什麼？宗教對於兒童的發展及其他生活有什麼關係呢？一般主張社會性的宗教學者則謂兒童的宗教不是天生出來便有的，兒童宗教是模仿而來的，由社會宗教組織影響而發生的。一般主張天性論的宗教學者則謂兒童宗教性是天賦的，自然具有的，外界影響不過是幫助兒童宗教心理發展的資料，不是兒童宗教的種子。有些學者如 *W. C. Calkins* 之主張謂兒童宗教俱有兩方面的影響而成。(一)受先天的天性所秉賦。(二)受後天的支配而發展。*Pruitt* 氏謂兒童之神底觀念具有三方面結構而成。(一)由長成者的行為間接影響。(二)宗教訓練的直接影響。(三)兒童心境的自然發展。因兒童的模仿性最大，以其觀察他人之行為動作，他就模仿了，於是間接發洩於他自己的態度及情感中。倘若兒童的環境不好，沒有宗教的空氣，或者他的父母及長者只有宗教的言論而沒有宗教的行為表示，這兒童缺乏宗教模仿的機會，當然必定很難發展他的宗教生活。故為父母者欲使兒童有深入之宗教生活，不應只有口頭上之教授，而缺乏宗教行為之表現。兒童還有一種特性，就是好疑問。這特性也是幫助兒童宗教生活發展的。兒童最好質問父母或師

長：他是怎麼樣生來的呢？這張桌子是誰造的呢？誰造木料的呢？——地球是誰造出來的呢？——上帝是誰造的呢？等等的疑問都很有長者討厭，及難以解答的。兒童每每質問宇宙本體的元始，到終極就信仰一個上帝的存在。兒童宗教還有一個相反特色，就是權威的信仰，他們沒有批評的能力只有收納的本能。故此他們接受種種宗教論調和事實，總數多理性的懷疑。但兒童發展到青春時期，他們的經驗漸漸加多，宗教之權威底信仰，每每與其新經驗發生衝突，因此就發生懷疑。由懷疑而批評而反思。這時期便是青春的宗教改造時期。其最顯著者就是把昔日被動得來的權威宗教從新組織變為自己經驗之宗教。這些宗教然後才是兒童學生信仰之宗教。不是父母口頭遺產的宗教。青春時期之宗教生活狀態，是不常的，有時很熱心，有時很冷淡，將昔日之平和馴謹死守繩規的宗教生活完全失却，而進入狂波似的反思宗教生活了。所以 *Stark* 氏說：這時期便是“*Storm and Drift*”的時期。經過這時期之後，便是懷疑的時期。在女子就是當十五六歲時發生的，而男子則在十八歲。此時為最顯著之宗教生活變動時期，實因為身心發育，自我發展而影響所致。

(乙)宗教的感化狀態 *Conversion* 感化狀態的心境有兩種，一種是自我在青春時期由「物格」(Things) 進入「自我格」(Self) 之狀態，這發展程序便是青春的感化時期 *The conversion*

of unholiness。自我能有道德的覺性、懷着目的去做人、立品立德就是此感化時期的最顯著特色。(俗話所謂「成人」的時期)。成人的青年之行爲，當然是有「定性」的，有目的，有主張的。其人格之表現有一致目的的方向。這個大變遷就是感化時期的結果。第二種感化的心境就是忽然間在情感方面變易的狀態。由新的情感替代舊的情感。因此受感化者每每在感情上忽然覺得從昔日的憂悶心境變爲愉快心境，由負罪的覺心變爲得救的覺心。這種感化作用是忽然的情感變易。但此種狀態不是如前之青春感化時期的人格更換。乃係情感變遷所致。感化狀態的原因有二。(一)自我不滿足自己現有的人格，向求改悔。(二)負有高尚的理想，向求此種理想積極的實現。在此兩要素中感化作用發生最大效力者則爲第一種的自悔心理。有些學者規定感化的心境之定義爲：「process of struggling away from sin rather than of striving towards rightness。」「求解脫於罪惡而戰爭的程序過于爲真義而奮鬥」。此爲發生自我的變遷原因，致於變遷的勢力有些學者以爲是意識之勢力所移易，有些以爲由受感化者之嗜好改變即發生堅忍力。

(丙)神秘狀態 神秘狀態，在心理學方面所解釋者則以自我與神靈接洽的意識的狀態，其主要部份就是情感的元素。而其最顯著的，根本本質就是愛。神秘狀態之表現是很參差是五花八門的。而其狀態之殊異是根據個人的品性。心理學所研

究神秘狀態之態度，非以神秘狀態爲無稽，乃以神秘狀態爲意識之經驗，爲的確事實。詹姆士氏將神秘狀態分別有四個條件：(一)神秘狀態是不能言的，Ineffable。(二)神秘狀態是 *Natural*。(三)神秘狀態是超越自然的。(四)神秘狀態是收納的 *Assimilable*。被超然的靈力所吸收。神秘狀態更有兩個階段。一是 *Milder Mysticism* 有些心理學者以爲此種心理狀態是很尋常，未可爲神秘。(如常人之禱告感覺神靈之顯現與之對話，由禱告關係中，獲得無限之慰藉，此種經驗是也。)其次爲大秘之狀態 *Higher Mysticism* 這種狀態非常人普通之經驗。東方宗教以佛教，波羅門教、道教、之宗教經驗居多及中世紀基督教之僧侶亦常踐用之。今我把一二例證：學佛捷徑云：「張次民念佛，瞑目向西，端坐默想，神與形離，薦直西去，漸見樹林及諸水鳥，金繩界道，欄循交羅，後次過行寶池，勝蓮香臺樓閣，種種在目，儼然如來現身丈六，觀音侍左，勢至待右，放眉間光垂手，接引我及海衆同攝光中，隨引而止，禮足悲懇於是忽見金掌摩頂，甘露灑身，此心廓然獲大安穩，徐徐神返，若出定然，於彼界中，日遊一遍，往生路熟，時至不違。」述異記下又有一例謂：蕭山縣桃山一僧，俗姓王，終日危坐山巖間，十餘日不食不飢，一食斗粟不飽，能知未來事，人登山候之，必預知姓名，忽一日告衆曰，某某日西歸矣，屆期遠近知者叙談移時曰，時至矣，乃南面跌坐以香二炷點火寒鼻，少頃鼻中火發，延及頂面，身體一時

焚化，堅固子無數飛出金光灼燦照滿目，衆造塔壘其骨并藏堅固子其中。」其餘尙有大神秘者之行爲。不勝枚舉。可知神秘狀態是宗教心境中表現一種作用。宗教心境過于神秘者，爲反常之動作。每每發生奇異的行爲。

(丁) 祈禱之作用 宗教心理學研究祈禱之作用，不是尋求祈禱的對象是什麼東西，及其對象適不適當的問題。因爲祈禱對象本體的研究，是屬於哲學及神學之範圍，不是心理學之領域。心理學研究祈禱之作用只研究宗教意識所發生的狀態及其發表的言語能。心理學公認祈禱之作用可以滿足人們精神，及心理的需要。祈禱作用能發生幽靜的，歡悅的，及滿足的心境，此作用由於意識的張力解放而致的。

(戊) 崇拜心理之狀態 *Worship*。 初民時代人們的崇拜心理所尋求的是物質上的幸福。不論獻祭，祈禱歌舞，與及宗教議會和禁食都不外以祈禱爲求物質價值的工具。但在進步之宗教的崇拜心理，就是複雜一點。濃厚的宗教情感，每每受着宗教儀式而激發。因此崇拜之心境受宗教儀式之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幫助崇拜心境振發的，一方面是阻碍他的發展。總之宗教之崇拜必受着宗教儀式及外界環境所支配。宗教的崇拜在宗教經驗所發生的效用有四：(一)宗教意識因崇拜作用而受制及指導於濃厚之宗教路徑上。(二)發生一種共同的暗示。(三)情感因儀式而激發漸變爲一種恆久的情緒，因此影響及習慣與人格。(四)崇拜時身體之

行動及其姿態，每每激發情感而發生濃厚的情緒。

(己) 靈感及預知的狀態。 在宗教信仰上相信有神啓示，但在心理學之解釋只解釋宗教意識所發生之靈感狀態。而不敢說及神之啓示。靈感之作用及其狀態如何發生？心理學者以爲此狀態由於下意識影響而發生的。這種靈感及預知的狀態含有判斷的，想象的，及理性的最高作用。預知及靈感的狀態，總言之，是忽然而發生之思想由內流出者便是神秘預知。或是精神泛濫，或謂心的覺悟，彷彿來自下意識者，因此信其來自超自然勢力。

結論

除以上所介紹的問題外宗教心理學所研究者還有很多。現畧舉其最著者和諸君作引端的討論。宗教本身方面都有表現心理的作用，故宗教生活依賴心理學所研究的結果當然不少。但雖知宗教是生活，宗教心理學是科學，宗教心理學，未能解釋之問題，未必在宗教經驗不能發生。宗教心理學之範圍於研究宗教意識作用之內，超越於宗教意識作用之宇宙本體，——神之存在及屬性問題，不是宗教心理學者的職責任研究。宗教心理學之效用在幫助我們明白宗教生活之宗教意識一部份能。其餘還要藉宗教哲學及神學去解決宗教的本體問題，宗教教育學去設施宗教之訓練。然後宗教生活才得美滿的發展。

回教和基督教的競爭

WILLIAM FALE 著

延凱譯

一千九百零八年，土耳其發生革命運動，一般「新青年」把國王哈勿 (Hamid) 推翻而採取國會制度。這個消息傳到西歐，人人莫不喜形於色，尤其是那自由派的人，——他們眼見他們的主義，先後傳佈於歐洲大陸各國，今復蔓延於東亞。但自一千九百一二年以後，歐洲人對於近東問題，較為詳悉；所以近來基瑪 (Kemal) 及其黨屬的國家主義，都洞悉無遺，斷不致發生欺騙效力了。

新世紀的維新派，對於東方民族思想，素無澈底的研究。不知不覺回教的勢力，已瀰漫東方；不但如此，就是十九世紀的維新運動，也未免各趨一端；有些固是維新，然而有一部分，也不免惹起舊派的激烈反動。就德國而論，雖立法得了很多自由，無奈因此做成一種有力的國家主義，以普魯士為領袖；卒致釀成專制的思想，欲以武力發展德國文化；這是與維新主義大相徑庭的。匈牙利亦因此大受影響，他因欲發展國家主義，所以逼令馬其亞牙族，反對此種維新運動，及一切立法自由的發展。

假如歐洲維新派，能詳悉回教民族的思想，留意歐洲各國的維新運動，各有不同的命運，當能明瞭那澎湃歐洲一世的維新概念和理想，於今日引入近東回教各國，必另有一番振作。

那些深諳回教主義的人，莫不知道現在回教文化的發展，和維新思想，是絕對不能調和的。查回教的勢力，都由回民，十分之九，未曾受過教育；並且他們的風俗，道德，人生觀，與反社會經濟制度，通通都是山那相傳不改的，可蘭經傳下的。至於一般少數受過教育的回民，他們的理想，經了回教一番淘汰，更不能趨向進步，及維新的主義了。當前十三世紀裏，沒有一個回教的思想家，能够或試推翻毛哈勿德，及他從徒所深印在回民腦海中的，「識專制」。「可蘭經」到今日，還巍然存着，為回教道德，社會，和政治，的正宗。從來却沒有一個改革家，敢去攻擊那回教文化一部分的可怕道德，社會，政治的腐敗惡俗。

迨十九世紀中，及二十世紀初葉的時候，近東的回民，因土耳其國受了歷次土地的損失，深受歐洲維新運動的影響。塞人，希人，羅馬爾亞人和布加和亞人，經過了一種國家思想的催促，及歐洲各國的扶助，相繼脫離土耳其獨立；並且一種帝國主義，——一個反對維新的運動，也是前世紀中，在歐洲所發展的，——又從土耳其手中，奪了多那 (Mits) 洛哥， (Macedonia) 亞那枝 (Balkans) 和埃及 (Egypt) 而去；自那素來自尊自貴的土耳其人看來：歐洲的維新主義，不過是耶教教斥回教的一種挑戰政策罷了。且法，美，英耶教學校，在

近東不知覺地，給附屬土耳其的民族，——希臘人亞美利亞人及色利亞人——腦海中，一種維新的觀念。這個觀念，足以抵抗回民管轄非回民的政策；因此回民的疑心便格外鞏固了。

回民中有許多所謂「新青年」的人，他們來到歐洲念書和遊歷，無形中便深印着歐洲政府的權勢，和那軍閥的優美。但沒有吸收那維新的主義；他們每每自嘆土耳其國，處退步無用的政治下，日分月裂；兼且回教四週，多被耶教降伏；所以他們假意提倡，「代議政府」制度及「社會改進」，去誘引希臘及亞美利亞族，與他們結合，許以日後改造土耳其國時，給他們政治的平等，和宗教的自由。

他們達到第一步目的，便把古板無能的政府剷除了。但不久便又顯出他們的政策和舉動，沒有一件是維新，或發展國家主義的。他們到底將「維新」及「國家主義」兩事，以為與振興土耳其國及伸展土耳其權等事，同一不二。至於他們的道德，政治底建設，沒有一樣曾經實行；他們唯一的政策，就是發展和提倡土耳其回教徒的勢力；所以歐洲的自由思想，便受回教專橫的害了。即使「新青年」領袖中，有維新派的人才，也難打破那壓制整千萬東方人的道德，社會政治自由的教制。總而言之，這種新運動，不過為歐洲維新運動的一種反響。即如千九百十六年及以後的慘殺基督教徒一事，便可見他們回人的政策一斑了。

由是我們可以下一個斷語：近日近東和中東的回教徒，因為受了各方面的衝動，舉行一種重要的運動——例如 Anatolia 的基瑪黨人的舉動，亞利北人擾亂 Antine Syria 和 Mesopotamia 埃及的國家主義派和印度回教運動——這個運動，是專為反對耶教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在這些運動發展的進程中，所有各回教國的領袖和人民，莫不希望基瑪黨及他手下土人，重新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回教國，等到時機成熟，便可脫離他們所恨的基督教徒的統治。

近來基瑪黨既戰勝希臘人，復震動了巴爾幹半島群國。這便激起了英人的注意，他們邀請他們殖民出兵，拒阻土人的前進。但是歐洲的維新派，到了現在，曾否猜出這個挑戰，是回教專為基督教而下的，仍然是個疑問。

東方人，尤其是回教人，多曾受過種種不公平的待遇，這可以切齒西方的。因為基督教徒，對於東方所採取的手段，多數不能辭其咎的；他們與東方人交涉，往往不大正直；屢次失了信用；且又只圖一己的便利，而不顧他人利害。更有明顯的，就是這些基督教徒，不能認真應用他們自由平等的思想，去設立學校，教導屬民。總而言之，回教徒攻擊歐人的專橫，也有許多名正言順的地方。但是西方的維新派，在這危急存亡之秋，應該明曉：一旦他們回人，爪牙長成，可就留下一個最足惜的道德，社會和政治制度了。須知回教是自由主義前程的最大阻礙；倘或土人捲土重來，人類

進化，定是絕大影響。故爲自衛計，歐人不可不嚴正抵制。他日回族中也許有勇猛的領袖，深明大義，起而打破那牢籠數不出，千萬萬的東方人的心靈，思想，和內階級專制吸回教主義。

這篇譯自北美評論雜誌 North American Review 惟內容悉所講土耳其新青年，都毗於西人一面之詞，篇末又好似帶些黃禍論的變相，而且容易引起種族及教爭請，閱者注意。

譯者識

劍影留痕（小說）

留制

太陽倦了，收拾好殘光，隱到地平線下。百步林裏的樹影，被晚煙籠罩着，沉寂地動也不動。林裏一條石砌的小曲徑，兩旁被青嫩的綠草圍着，蔓延地生到石面上來。這條小徑通到前邊一個小小的港峽。除了僕僕風塵的幾個旅客，便找不出更有人在這裏往還的了。到了每年三月之後，連旅客的往返也要絕了。這沉沉陰黯小徑，簡直是人跡罕到的地方。一會兒，空際的烏雲，由慘黯的夜色，現出銀灰的薄光來。海上的航客，早晚得今夜一定是月色光明的；個個都駕起高帆，趕快些好趁着月色船岸。

這時陣陣的晚風，搖盪樹上的嫩枝，沙沙兒響，比不上先前的沉寂了。小徑印着月色，曲林繞過林後，更是難有的

南風

美景。港峽外的歸舟的高帆，隱約可辨，等到明朝這小小的石徑，便可再和旅客的足跡接觸了。那時遠遠地聽得像有行的步驟，曲林後走來。哦，他是一個長途的倦客，在月光下見出他披着一件半穿的毛外掛，天青的顏色，被風塵侵蝕得黃了臉了，面上帶了兩處吧痕；額前束着一條半舊的頭巾；幽痛的神氣，由他的黑漆漆的眼睛裏，顯現出來。他俯着頭兒，趁着月色，一步一步的踏向樹林裏去，他心裏的思潮，腦海裏的印象，一迴一迴的旋環，一迴一迴的顯現。

他從前的舊事，一齣一齣的回憶起來了。

他記得童年時的朋友，劉威，和金章，都是互相知己，互相幫助的。有一次他家裏遭火，焚得片瓦不完，他的摯友，劉金，怎樣和他共食，同居，件件都在他腦海走過。到了十八歲那一年，一同三個知己，投身進了講武堂肄業，怎樣的互相切磋，比武，到了兩年之後，大家都了成功的步驟了。

他又想到他做了軍官之後，歷了風塵侵蝕，少年的豐美，漸漸退縮了。那一天在葡萄架之下，伊捧着他的手，向着晚霞微笑，說他的顏面，比從前英偉得多。他受了伊的讚美，很不明白，自己總覺得醜陋，俯下眼簾，默不做聲地站着。

他又記得那一年夏天，他患了熱病，臥在帳裏，不停地嚙語呻吟，伊坐在他的身傍，輕輕地喚他；

七三

「剛哥，剛哥，醒來罷！」

過了三兩個星期，熱病退了，精神漸漸地復原了。他撐起瘦削的病骨斜倚在牀板上，伊提着花瓶走進來，忙走到他的跟前，伸手按在他的頭上，溫和而輕柔的說道：「呀，你好麼？剛哥。呀，上帝，我謝你，我的心兒可放得下了，他的右手，被伊的左手握着，他聽了立即覺得他全身的血液，沸騰起來了。响的一聲，他曉得赫羅(Heros)的箭，已經穿了他的心窩了。」

他又回到那一天，他們要調去前敵了。普魯士的戰爭，關係到他全網的勢位問題，他不得下去了。他的老友金章和他，率着大隊，奏起軍樂，向前敵發進，伊早早地已站在東城外，映着紗巾。伊明媚的眸子，被淚珠環繞着，伊回轉頭輕輕地拭了，恐怕看他見可傷悲而沒了勇氣。伊還高聲呼喊，祝他成功。他那時的心坎中，都被離情堆滿了。

一會兒，戰敗的痕跡，又影上了他的心頭。那一夜被敵人偷襲，兵士們個個抵敵不來，全軍覆沒了。幸在他和金章逃了出來。腰際受了重傷。金章負着他逃到一條小村落，宿在一個老農的家裏。他很盼望他可以回到家鄉，但那千里的長途，又不是病者可以走得的。他聽見他的老友金章要回去了。他便草草地寫了兩封信。一封給伊，一封給劉威，叫他們設法拯他出險。因為那時敵人嚴密地四處偵緝，他那時的病勢，又漸加重了，金章去了兩個多月，還沒有一點聲

色帶回他。他以為自己的生命，是絕望的了，幸在那老農長倒是一個慈祥的長者。肯為他醫治。但他是一個生計艱苦的勞工，他的醫費食金，也用得不少了。他愿自己痊癒了之後，為這個老農役工五年來抵他的食金和醫費。

現在他的工役完了。他乘着帆船，趁着月色抵岸。他的心房躍躍的跳動，等不到天明，便要跑上岸來，一看故鄉的風物。那曉得在叢林中。件件東西，他所看見的，都是喚起他的陳跡與遺痕！

他放開步兒走，一直穿過森林。來到一條小小的村落。瓦屋毗鄰，家家都深鎖戶牖。步入黑甜了，他沿着小溪的邊旁，一壁走，一壁觀看。這一條小村便是他的故鄉了。——這一條小小的村落，便是多數英雄出產的地方。——他只管走，並沒有意思想及月影和水聲的美色了。糾然地他站着了。雙睛直注在一所白石的房子，屋脊上生了青綠的牽蘿。三五朵受了涼露開發的紅花，對着月色，在窻榭輕舞。他呆了一呆，自言自語道：「呀！這可不是伊的家麼？怎麼少別五六年牽蘿也長得這麼大了！李姑娘，你曉麼你的愛人麼？他盡艱苦回來了，你在樹中也能否知道呀？」

他上前數步，踏上白石的青階，想敲門進去，他又縮了手，想想現在還是不要進去好，因為夜太深了，進去擾人太甚。他走下來，坐在溪邊，看見自己的影了，印在水月裏。他看見自己，襤褸的衣襟，枯槁形容，他站起來且走且

說：『我自己還是去安息罷，明兒洗濯過來。』

朝陽勃開魚肚色的曉雲，從地平線上起了，將他燦爛的光輝，射在這一條小村落裏，人家個個，都起來作工了。那白石房子裏，正是朝餐初罷，主人們正要設法消遣這一着黃的時候。工役們忙着打掃庭前，那時有一個少年的貴族，披色的外套，內面襯着紅色的內衣，穿着東方絲製的袴兒，配着一根白光閃閃的長劍，騎在一匹銀色的馬上，來到白石屋子的門前忙跳下來，走上石階，推門進去，見了工役便很匆惶的問道：『你們李姑娘在家麼？』

『在』工役回答說

『劉威先生也在你們這裏麼？』那少年很疑說的問。

『是』工役謹敬的回答。

『你快去請他出來』少年很盛氣地說

工役不敢遲慢，忙鞠躬答禮，便走了進去。一會兒由裏面出來了一個年紀和他差不上下的少年，披着輕光而藍的外套，內面襯着淡綠的內衣，服裝兩個倒很相同。他見了客人便笑嘻嘻的說道，『金章早呀！』

『劉威兄，請你將黃老五殺了罷』金章說：

『不能的，朋友。』劉威答。

『爲什麼不能？』金章盛氣地問。

『爲什麼你要殺他纔快心呢？你已經吞了他的資財了！』

南風

劉威問。

『你不要管！這我自己的閒事。』金章惡惡的回答。

『不管？你不道德呀！』

『道德？劉威你這東都配說道德麼？鄭剛還在世咧。你佔了他的戀人，奪人之所愛，還好說道德？我不和你說了。』金章說了，馬上便跑了出來。『我再要和你交涉，我現在沒有空咧！』

『你不要扯謊』，劉威驚奇的說。『鄭剛的死，又是你在戰線回來說的，至今五六年了，倘若他在生，爲何是不回來？你恐嚇我不行的。』

他們鬧完了。李老老披着美麗的晨服出來，忙問道：『劉兒，你們又吵架麼，不要傷氣了。快這進去助助綺珠收檢東西，預備明兒你們的婚禮罷。』

劉威入了裏面去，老人便坐下誦經，一刻兒來了一個不速之客，李老老忙站起來：『你是誰呀？』

『哦，李老伯，你不認識我麼？我回來了』那人客說

『你是誰呀』李老老再問

『哦，李老伯，你真不認識我了，我是鄭剛呀』

『鄭剛？你不是死了麼？是呀，我莫非見鬼嗎！』

『不，李老伯，那是人傳說的，其實我不會死。我不過流落在異鄉，不能回來罷。現在飽食風霜，歷盡艱苦，纔可以回來的，李老伯，綺珠妹好嗎？』

七五

咳，鄭剛，我真對你不起。人家傳說你已經去世，我又候了你四五年，也不見你回來。我以爲你是真死了，我便允許了劉威，將綺珠配他，明兒他們要結婚了，我真真對你不起。

「李老伯，這也不打緊。劉威是我們的摯友，我總可以讓他的。」鄭剛很淒涼的說。

劉威在裏面坐得倦了，便走出來請李老進去，代他們計畫明兒的典禮。一步踏到客室，便看見了鄭剛，但他認不得是誰。

「劉威你認識我麼？」

「呀，先生，請你恕我，我們不會會過呀！」

「咳，咳，老友，我是鄭剛，人家說我死，我並沒有死，其實被境遇困迫，不能回來罷。老友，你真幸福呀。」鄭剛苦笑的說。

「鄭剛，你要知，現在你回來，這又不同了。這個問題，再解決罷。你放心，我先和李老商量一下，你在這外面等一會罷。」劉威說完了便和李老到裡而去。

鄭剛坐的多時，外面又來了那一位金先生，他大概又要難爲老黃而來的了。他却不會知得鄭剛在裡面，他俯下頭，握着劍，兇很很的走進客室。鄭剛看見了便喝道：

「金章，今天相逢了！你對得起我？你從前和我帶信回來，爲什麼總沒有聲息，並不拯救我出險，使我流落江湖，幾遭大限呀！你良心何在呢？」

金章並沒有看見鄭剛，當他走進來時，他聽見喝聲，忙拔劍一望，見是鄭剛，心絃也搖斷了。

「哦……是……是……你要明白呀，老友。這是不干我事的。這是完全由劉威指使我的，你看他和李姑娘明天要結婚了。」金章支支唔唔的答，「咳！天呀！」

劉威再到客室時，鄭剛不能忍耐了。

「你這東西，真是人面獸心。你想奪我所愛，幾將我生命送到九泉。你現在還來欺騙我嗎？你這個東西，真是人格破產的了。我爲國家斬除你等人。你要和決鬥你知道麼？」

「鄭兄，不必這樣。有事慢說，你不要亂信人言呢。」劉威說，他的眼睛不時注射到金章的臉上，鄭剛更加疑他恨金章了。

「不必說了，你這不是人類的畜牲，快和我決鬥罷。不然便是欺友騙妻的匪人，沒胆沒勇的陋夫。」

「哦，好，我不能令你明白的了。我不是鄙夫，去罷！」

「去罷，百步林裡，上去罷，金章，你做我的副手，好嗎？」好……好的「金章站在一旁抖擻地說。」

他們來到百步林了。將光澄澄的利刃拔了出來，鄭剛和劉威，很命地死戰一頓。沒後鄭剛手勢一慢。被老劉就刺傷了，胸際的鮮血狂湧，倒地呻吟。

「金章，我們十多年的老友，今朝打到這般田地。都是由你而來。我曉得的了，現在我要和你決鬥了。」劉威凶

狠狠的說，便把一張犀利的劍，擲到金章面前。

「不干我事阿」金章抖着回答，

「你不必推搪，快決鬥罷，我知你了」劉威說

「不，我不懂得劍術的，你恕了我罷」金章說

「恕了你？你將詳情快說出來」

「老友你也曉得的了……我平素是很愛慕倚珠的……不過：鄭剛先得了伊的愛心，我便無從請纓了。到了戰敗的時候，他托我贊信來你和伊，託我們設法救他出險，那時他負重傷，我以為他定免不了一死的，我便以為這是有機可乘了，便將：書信毀滅，虛傳他死了。那……曉得我仍是不成功，我便含恨你了。因為你能得伊的歡心呀。……更有黃老五那一件，我也仇你極了。正在無可宣洩的當兒，却被鄭剛一問。我便：將計就計，嫁禍到你身上來……現在十多年的老友，弄到這般，都是我的罪惡。你曉恕我罷……」金章頓着說，到這裏便跪下來。

「咳，老友我明白了，我對你不起呀。」鄭剛舉手向劉威，說完便不再動了，

「哦老友，老友，……剛……」劉威狂喊。只見他動也不動地臥着。

「罪人，你起來罷！我不殺污我的劍了。」劉威說。「你且看我殺死了倚珠妹的戀人，我更有何面目回去見伊呢。我不再留在這裏，你小心做你的工罷！我這殺人的痕跡，永

南風

遠粘在我的生命上了！朋友再相會罷，」

一周隨筆

讀「再談反撈主義」

南風第四期內載一文，題為「再談反撈主義」，開宗明義便說什麼「取笑地命名的反撈主義」和什麼「以一篇小講詞中幾句旁支的話，竟博得他底注意和同情，……真個說得「馨香無比」呵！反帝國主義大運動，關係中華民族存亡問題，何等神聖，何等莊重，竟隨便浪漫地拿來和「取笑地命名」的主義相提并論，寧非咄咄怪劇，苟陳教授甘為帝國主義辯護，我也不便多說，然以提倡反撈主義以為改良革新底根本之人，竟爾如此，誰能諒解？誰不疑惑？「幾句旁支的話，」誠然很難值得大教授底檢點，然以素稱嫻辭令的文學教師，立於早禱講壇之上，對着三百多的大學生說話，教授縱不介意於細末之處，我們非底蛙般的聽者，怎肯忍令教授因此而損其令名呢？

我們志趣不同，主義不同，本無駁辯之可言。但自拜讀「再談」一文之後，我的腦海裏便重新地起了比從前更猛烈更急流底無數波濤駭浪，澎湃地冲到手腕，我也無力自禁，不覺間便拿起筆來——以柏之愚，豈敢「妄疑明哲」，這番大膽無禮，也祇望申說一二，俾讀者略消眉目罷了，語有冒瀆教授之處，尚冀原諒。

七七

陳教授說：柏君以天算科學，蜚聲全校，講習之暇，時作政談，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信乎卓爾之才。……」按這一段附註，強半爲柏個人作傳記，陳教授筆墨之如此休暇，老實不憚煩！文學家慣於評傳，原不足怪，可是，志感是一事，評傳又是一事，何必這樣拉雜？倘使斯篇之末，也加附註，說「陳君長文學，爛辭令……南大畢業生……現充文科教授……聞得該校供給，擬於來春往美求學……」云云，究竟有何意義呢？若謂栢但修天算，社會科學，非其所長，「反撈」一文，語近外行，無足置辯，則陳教授固嘗以文學專科自許，何以竟會談及「穢氣薰天」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呢？

陳教授說：「革新社會制度，改良社會組織，這是我們目前之急務；環境既好，則撈底現象和撈底需要，都日漸減少，以幾於無……」

教授果肯接納這樣唯物史觀底見解嗎？不然！不然！深深染了宗教式唯心底思維的智識階級之人，那肯如此。這話怎講？且聽他道來：

「社會制度何以會革新，社會組織何以會改良，不能不靠乎人，尤不能不靠有真心和熱誠的「及撈」主義的人……若無反「撈」主義深種於人心，則人自爲「撈」，改良革新，終不得實現而已……」

看吧！前面一個「環境好」三字的矛，後面一個「真心……人」

三字的盾，遙遙相對，好看煞人呵！

然而陳教授或者會滑稽他強解道：我們相信「種種底撈和撈底原因」由於「社會制度之不良，社會組織之不善」，但是我們相信革新和改良底障礙物，還是「撈主義」；所以我們決定「社會制度何以會革新，社會組織何以會改良，不能不靠乎人，尤不能不靠乎有真心和熱誠的反撈主義的人。」但是撈底現象和撈底需要，畢竟是人的問題〔P〕，還是環境的問題〔Q〕，是心的問題〔P〕，還是物質的問題〔Q〕呢！〔P〕和〔Q〕的關係，是邏輯的和 $P \cdot Q = (P/P) \cdot (Q/Q)$ 不是邏輯的積 $P \cdot Q = (P/Q) \cdot (P/Q)$ ，教授幸勿誤會。

撈家底撈，任他是民族的好，團體的好，個人的也好，總不外名利兩途。他們何必爭名，何必奪利，強半起於物質的條件，經濟的原因。師復說得好：「社會之私產制度既成，有金錢者斯得最高之生活，而不必爲出力生產之人。人見金錢之萬能也，於是相率而金錢是爭，紛紛擾擾，拳拳屹屹，無或出此。爭之而得則驕奢淫佚，視同類爲牛馬，不得則弱者轉溝壑，狡者習許僞，拙者賣身（奴婢妾），賣力（僱傭及車夫）賣皮肉（娼妓），以爲苟且之生活。其強悍不馴者，則挺而走險，以劫掠爲生涯，視殺人爲兒戲。於以成今日悲慘黑暗罪惡危險之社會。究其原因，則莫非私產制度爲之階。」師復所指「紛紛擾擾，拳拳屹屹」的人即我們所謂「撈」家。要他們不「撈」，除非「則滅私產制度。」

單就犯罪一種現象，狠可以證明這說之不謬。按日本大正六年八月因犯刑法而受刑者的統計，總數四萬九千六百十二中純粹的財產佔了四萬三千三百三十六，超乎百分之八五以上。這百分之八五以上的案件，不是撈的罪犯底錯過，却是犯罪的撈底錯過，這地也不能不說是起于物質的條件，經濟的原因的了。準是而推，「其他種種今日所稱為不道德云云者，苟一考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必由於惡劣社會有以致之，而非其人之罪。」這樣一來，「撈」底現象和「撈」底需要，是○命題而非P命題，明甚。

話雖如此說，老早受了唯心論洗禮的讀者怎樣肯休：環境雖然是形成「撈」底現象的根源，我們若定沒有「反撈」底決心，簡直無從革新，無從改良；因而提倡「撈」主義底精神運動仍是必要的出發點。

嗚呼！烏烟瘴氣的論調，終是烏烟瘴氣的啊！

無論幹什麼精神運動，不能不靠乎人，尤不能不靠乎有決心的人——這倒有片面的道理。可是，現社會既然弄壞到這個田地，「撈家」底「撈」成了司空見慣底現象，要招徠真心和熱誠的反撈主義的人，誰敢揭撈？縱使有些不度德不量力的人大膽當起，恐怕也是「滿口道德……」的「聖人殼」罷了。Bakunin說「不論怎樣的一個頂好的人，無論有多高的學問，無論爲人是如何的高尚，如何純潔，他一入了政界未有不變壞的。」J. Reclus也同樣地說「自然界中每一顆樹總結他

自己的與衆不同的果子，不論是怎樣的政府，結果總是反復必暴虐，災害，殘酷，慘殺，和惡毒。」誠如所言，幹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的人自然很容易地染着「撈」式的流行病，誰敢說提倡反撈主義的人不是表面拿着反撈的招牌，一暗裏地大撈特撈」的呢？

退一步來講，就使在現社會裏可能有這些真心和熱誠的反撈主義的人反「撈」地提倡反撈運動，效率仍是很小的。老實說，卑污臭穢底行爲，誰是願意去幹的，不過在現社會制度之下，迫而不能不出于這個法門罷了。如今要他們停手不幹，不如教他們快些克己盡還勝一點。他們感着貧困的痛苦，常常幻想着的，不外「發財」，「點金」……等勾當，做實際運動的革命家除了能够切實地救苦救難，把他們的痛苦盡行解除，怎樣可以博得他們底歡迎和信仰呢？我們不是說改良革新的唯一捷徑該却絕精神運動，利用羣衆心理，祇從物質方面做功夫，然而我們相信現社會的隱疾——像撈底現象和發財心理——實已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又何必諱疾忌醫呢？

我們要知道：社會上發生新習慣，新風俗，新教化，新道德，概括而言，都是物質條件，經濟原因解決以後之事。在制度未革新，組織未改良之前，要想社會裏發生新習慣，新風俗，新教化，新道德……在某個限度之內，誠然可能，然基礎上，根本上，終是一件絕對不可能的事。幹社會革命

，政治革命，不錯，決心是必要的！但是祇可靠少數覺悟的急先鋒有了這個決心就應着手革新，着手改良，決不能用什麼精神運動，等多數人都覺悟了然後動手。汪精衛先生說過「不必了解然後革命，祇要了解然後成功」我們若果妄想改造人心湊改造社會，包管改造一萬年也沒有效果」。別說一個不徹底的「取笑地命名底」反撈主義，孔丘倫理，基督福音混渾了幾千年也弄不清楚，反而愈弄愈糟，愈惡劣，愈淒慘，愈悲涼呵！

陳教授說：「我們最要認定撈家有兩大類：（一）被壓迫不得不撈者，（二）以壓迫他人為撈之方法者，互相擠軋，以成大亂……」

好了，陳教授也認定現社會裏有壓迫的現象嗎？壓迫者既以壓迫他人為撈之方法，要他們不撈，就該消滅壓迫；被壓迫者復因被壓迫而不得不撈，要他們反撈，尤該解除壓迫——方是改良革新底正當手續。不此之謀，而徒恃「反撈主義」抑何顛倒之若是？況且被壓迫的人們，大都耕田無地，作工無門，一錢生機，不能不撈，倘非陳教授所許，重重壓迫，橫豈要生葬了他們不成？資本家底口吻！怎樣說！怎樣說！

陳教授說：「今日口說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而暗裏地大撈特撈者多矣，貌為救國之士，實則逐臭之夫，改良革新，終是空談，而且穢氣薰天，不只略帶臭味，連清談底清字，也配不上了。」

是村嫗角口嗎？還是弄狡偷伎倆呢？含沙射影，太不拿人當人了。我們太拿人當人固然不可，但太不拿人當人似尤乎不可。」說馬克斯，列寧，勞工神聖，勞農政府……的人，暗裏地大撈特撈的固然很多，說沙士比亞，白浪寧，浪漫哲學，反撈主義……的人，暗裏地大撈特撈的便曠世不聞麼？青缸裏勿出白布，誰是穢氣薰天？誰是馨香無比？且別謾罵，拿自己怨怨罷！（柱）

（未完）

前號正誤

- （一）小詩第一首第三行「寶」應作「堂」
- （二）孤雁第三行「惠」應作「理」
- （三）孤雁第三行「；」應作「？」
- （四）孤雁第四行應刪去標點「，」

第四期「四 因次分晰」未登完待續